



牡丹园一隅
孙镜福

铭记一个人引亮一座城

——祝贺七名民盟盟员参创张謇传记绘本《一个人，一座城》首发

◎商易

客厅兼卧室的木板阁楼里
祖辈慈祥着孙辈的青涩
肃然起敬屡屡提及的一个人
浓缩一座城沧海桑田的心事

以清末状元成名的张謇
强毅力行父实业、母教育

恰是江海之滨通电天下
缔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明码

南通,长江三角洲脸上的卧蚕眉
英武在扬子江、黄海交汇门户
兼备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的
灵动

策应南部、呼应东西、回应北方

南通,这颗江海文化打磨的明珠
正不忘以张謇的名义
勤勉构筑陆海空全方位“好
通”
瞄准锚定开拓畅达、勇立潮头

忆“王老革命”

◎赵国庆

每逢清明,我总会想起一个人,他就是曾经与我相处的新四军老战士,人称“王老革命”的南通军分区原政治部副主任王强。

1985年,我从作战部队交流到南通军分区政治部任组织干事,一个身穿老式军服的离休老人常来政治部与大家有说有笑,由于他资历老、有战功,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“王老革命”。初来乍到,我常常给他倒一杯开水便在一边闷头听。

王强住环城南路军分区东大院,我住西大院,我俩常常在路上遇见,他总乐呵呵地和我打招呼。

几年后,我从海防部队再次调入军分区政治部,担任宣传科科长,与王强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。1995年,南通市委、市政府和军分区着手筹备江苏省纪念海安县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命名30周年活动,王强作为党史、军史“老专家”,与我朝夕相处。

王强,1944年担任南通党的地下交通员,1945年参加新四军,先后参加过南通地区的岔石战役、灵甸大捷、启东“6·8”战役、渡江战役等,多次立过战功,曾在原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担任过干事。1979年,从南通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岗位离休后,热心党史、军史、战史研究,江苏省老领导管文蔚、周一峰建议,聘请他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特约研究员。

纪念活动的筹备,首要的是“红旗民兵团”命名30年来的经验总结。王强是个“老区通”,与我们一起去角斜蹲点、调研。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,走村入户,跑遍了角斜镇每个角落,与当地近百名干部群众交谈了解。蹲点、调研时

间长,住宾馆经费开支吃不消,我们就在纪念馆搭铺,吃工作餐,历时数月,王强一天不落。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命名30年来党管武装的经验总结出来后,王强和我加班加点,几易其稿,终于“过关”。

筹备纪念活动,我考虑得更多的是新闻宣传。一天,王强来到军分区机关,告诉我刚去了一趟北京,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丕显等老领导汇报了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纪念活动的筹备情况,勾起了陈丕显等老领导对当年在李堡、角斜等地区战斗经历的回忆,我顿时兴奋起来,脑海里蹦出了“中南海的红旗情”这一通讯标题。王强一听,拍手叫好,当即表示协助我完成这篇通讯。

放下手中的事,王强几次带着史料来我办公室,讲起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关心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的故事,其中,有“粟裕的最后一声问候”“陈丕显的角斜方言”“张爱萍与角斜民兵”“钟期光轮椅上表心愿”“迟浩田的殷切期望”等等。根据王强提供的史料,我很快写成了长篇通讯《中南海的红旗情》。然而稿件写好后,审稿成了一大难题。按当时规定,涉及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新闻稿件,须由高层领导审稿把关,怎么办?王强胸有成竹地说:“这事我来办。”

1996年5月20日,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一行来到了海安,在首长下榻的县委招待所,王强将通讯稿件送到了迟浩田手中。5月22日,迟浩田让军委办公厅秘书房建国将修改审定后的稿件退到了我手中,

稿件上有迟浩田修改的笔迹:“已阅,退王强同志,谢谢!迟浩田。”

有了这一“尚方宝剑”,我将稿件发往各大媒体,很快刊登了出来,成为纪念活动中一个抢眼的新闻看点。

在部队,我见过不少将军,但见军委领导人还是第一次,很想与迟浩田上将单独合个影。这晚,王强来到我的房间悄悄说:“首长明天一早去海安烈士陵园给粟裕敬献花篮,你带上相机跟我走。”天刚亮,我就跟着王强及海安县民政局的同志来到粟裕的墓碑旁,等着首长到来。早上7时许,迟浩田一行来到粟裕的墓碑前,献完花篮,首长便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,“咔嚓”一声,佩戴中校军衔的我,终于与上将迟浩田夫妇单独合了影。

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命名30周年纪念活动圆满结束了。第二年,江苏省军区党委给我记三等功一次,这军功章里也有王强老革命的一半。2001年离开部队前夕,我专门采访了离休后收集党史资料20多年如一日、成为党和国家40多位高层领导人忘年交的王强,以《王强:脚步不停为后人》为题,详细披露了“姬鹏飞称他做了大好事”“彭冲半月内3次召见”“黄火青让他也写写自己”等故事。这篇长篇通讯在报刊发表后,赢得了军内外的广泛好评。一位多次和他一起进京的市党史办老专家说:“王老革命就是这么一个人,在党史征集中,别人办不到的事,他总是千方百计去办成。”

2006年,王强因病逝世。17年过去了,他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,让我挥之不去。

木芙蓉

◎低眉



太过强烈的美,并不能抚慰人心。跟所有强烈的事物一样,强烈的美往往也具有攻击性。

木芙蓉不是这样的。木芙蓉单纯的花朵,明艳地开在枝头,露出天真娇羞的花蕊。花蕊旁边,一点点花粉,浅浅的嫩黄,无辜落下。

单纯丰腴的花瓣,往往无风而动。风中翕动的花瓣里,花蕊呈现。一朵花,如此纯粹地呈现着自己的花蕊。就说明,在你面前,它是放松的、信任的。一种坦然的交付。

能抚慰我的花朵,都是单瓣,并要袒露花蕊,掉落一些花粉。这世上最娇羞的事物便是花粉,最天真。一朵花,但凡看见了它的花粉,我便会不由自主地贴近。花粉呈现出来的力气,不是一种拒绝力,而是一种亲近力。我无法拒绝花粉弱弱的召唤。我将甘心情愿,被花粉弱散射的光,攫住。

木芙蓉美就美在它的花蕊和花粉。貂蝉是一个脂粉美人,貂蝉的脂粉不是涂脂抹粉的脂粉,貂蝉的脂粉是由内而外长出来的脂粉。貂蝉的脂粉长透了,根本就看不出脂粉的样子了。貂蝉的脂粉变成了胭脂,貂蝉是一个羞透了腮的胭脂美人。木芙蓉也是一个胭脂美人,木芙蓉就是貂蝉。

貂蝉一样的木芙蓉,开在秋天的枝头。带给人的抚慰无法言说。云朵安慰着蓝天,木芙蓉安慰着秋天和我。

秋天午后,枝头的木芙蓉在盛放。秋天午后,谁经过木芙蓉,谁就能得到木芙蓉的安慰。谁从木芙蓉那里经过,谁就得到一种不被防范的治愈。无辜坦率的木芙蓉,散发出明艳与娇羞并存的光。

木芙蓉萎了之后在枝头还没落的时候,像一只鸟翘着委屈的嘴,有时像拢着翅膀在眠睡。掉在地上的木芙蓉,像一个果子。粉红的果子,紧紧地团着。根本就没有哪怕是一点萎的意思。它还是那么饱满,有五个瓣。

秋天把木芙蓉交付给人间,我把自己交付给木芙蓉。秋天清澈的午后,打木芙蓉的树下走过,秋天充满了我的心房。秋天来了,我的花开了。

我们从空里出生。就像琴声从弦上生出来,花从木芙蓉的枝上开出来。而弦,不会因琴声的生出增减丝毫,木芙蓉会一直站在路边。

有一天我们死去。就像琴声在弦上消逝,木芙蓉在风中凋谢。而弦,不会因琴声的消逝增减丝毫,木芙蓉会一直站在路边。

白鸟在绿的水上飞,红蓼在岸的风中摇。我打桥上经过,木芙蓉盛开的秋天向我吹来。真是个奇迹呀!银河有一粒蓝色星,这么深情,这么蓝。木芙蓉在,我也在。我缓缓地行走在傍晚里,天空下。我的身边,琴声响动。木芙蓉盛开。我的远方,秋水共着长天。天光在徐徐变暗,我的影子很年轻,发出树木的香味。

木芙蓉树下的琴声格外动人。

这时候,如果有谁来告诉我:去星际旅行吧!我们有足够的光!

我便会告诉他:秋天这么美!你随意!至于我,我想临阵反悔——

我一直爱着这星球,一种植物木芙蓉

并且像爱着木芙蓉一样
爱这凋谢,和盛开的秋天